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貢生臣郭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盱江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宋李覯撰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薦授太學助教終海門主簿太學說書事迹具宋史儒林傳考覯年譜稱慶歷三年癸未集退居類稿十二卷又皇祐四年庚辰

集皇祐續稿八卷此集為明南城左贊所編凡詩文雜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譜一卷後以制誥薦章之類為外集三卷蓋非當日之舊宋人多稱覯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載覯常語十七條而此集所載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廢太甲周公封曾三條蓋贊諱而删之集首載祖無擇退居類稿序特以孟子比覯又集中答李觀書云孟子蓋

揚醇疵之説不可復輕重其他文中亦頗引及孟子與宋人所記種種相反以所删常語推之毋亦贊所竄亂歟覯文格次于歐曾其論治體悉可見於實用故朱子謂覯文實有得於經不喜孟乎特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辭同可以置而不論贊必欲委曲彌縫務滅其跡所見陋矣集中王士書明堂五宗皆别有圖此本不載則或久佚不傳未必贊

所刊除也覿在宋不以詩名然王士禎居易録嘗稱其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還廬山憶錢塘江五絶句以為風致似義山令觀諸詩惟梁元帝一首不俛傖父面目餘皆不媿所稱淵明之賦閑情矣湘山野録載覿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不載考是時蔡襄守福唐于此亭邀覿與陳烈飲烈聞官妓唱歌纔一發聲即越墻攀樹遁去講學家以為美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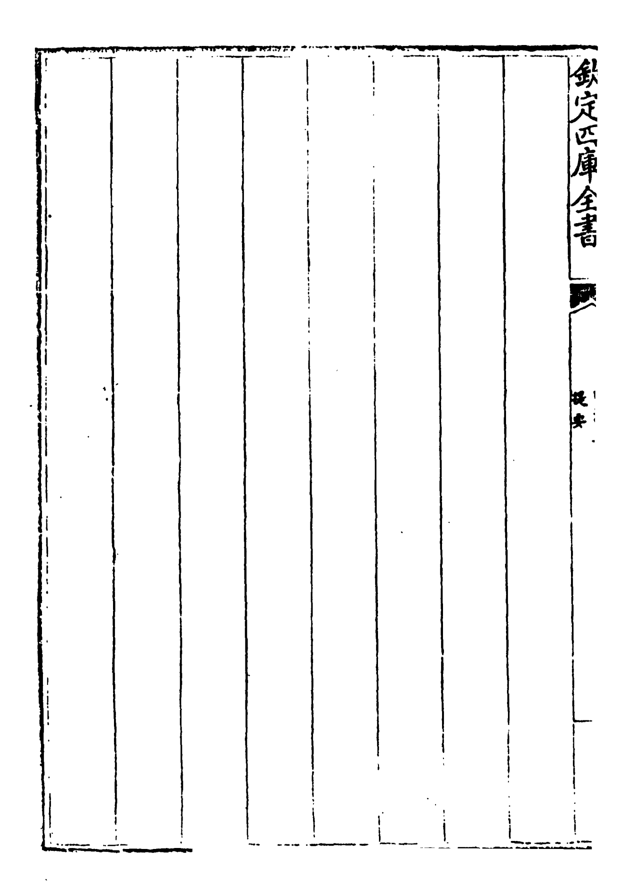
覯所謂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

者正以嘲烈殆亦左贊病其輕薄譏而刪之

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盱江集原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敺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為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

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

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朞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歷三年冬至日序

李覯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玆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媿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

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李直講年譜

宋 魏峙 撰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先生始生

祥符三年庚戌二歲

祥符四年辛亥三歲

祥符五年壬子四歲

祥符六年癸丑五歲

祥符七年甲寅六歲

祥符八年乙卯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則知先生一二年間知向學矣蘇祠部舜欽

祥符九年丙辰八歲

天禧元年丁巳九歲

天禧二年戊午十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則知先生於是年知習舉業矣余監丞時為南城宰

天禧三年己未十一歲

按先生作疑仙賦序云吾母無子徧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於户外往觀之其一取一子授焉遂娠又云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夢人以書褾與之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為沂公之文也既而就學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憮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詳此二夢則知天生賢哲以壽斯文之氣脉豈偶然哉

天禧四年庚申十二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年十二近文章則知先生於

是年能文矣

天禧五年辛酉十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十四歲

是年丁府君憂按鄭夫人墓誌云年十四而先君沒

又云先君嘗學不應舉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惠尤

直信則知先生家學有源委矣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十五歲
天聖二年甲子十六歲
天聖三年乙丑十七歲
是年府君服除按鄭夫人墓誌云稍出游求師友則
知先生出游必在府君服除之後
天聖四年丙寅十八歲
天聖五年丁卯十九歲
天聖六年戊辰二十歲

天聖七年己巳二十一歲

天聖八年庚午二十二歲

是年娶夫人陳氏按慶歷七年先生作夫人墓誌云陳氏今為南城人生五年養于伯父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一年而卒又云復還舊居娶婦蓋先生前此出游至是年始還家歟　又有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天聖九年辛未二十三歲

是年著潛書十五篇　又有見孫寺丞書云年二十三雞鳴而起誦孔孟羣聖人之書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文章蓋指潛書也孫寺丞時為南城宰

明道元年壬申二十四歲

是年著禮論七篇其後余襄公有書與先生曰所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凖的世教派仁義贄刑政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哉先生之有功於禮經也

如此　又作陳仲溫進士墓誌

按陳仲溫諱璆先生之伯丈也故墓誌序之末曰初君之弟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絶乳君愛養之如已子長以嫁李氏

明道二年癸酉二十五歲

景祐元年甲戌二十六歲

是年有邵氏神祠記其畧曰建昌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祀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里中大疫而

吾家與焉唯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有功於予其可廢而不載作記恐是此年

景祐二年乙亥二十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由六七歲時調聲律習字書勉勉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景祐三年丙子二十八歲

是年作明堂定制圖并序　平土書　上聶記注書

上李修撰書　上宋修撰書　太平院住持記

冬至夜酒醒詩　甘露亭詩

按見聶記注書云行年二十八矣當在是年見李修撰書云生平為文謹採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見宋修撰書云嘗著明堂定制圖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禆益一王之盛禮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則明堂圖之作亦在是年也獨平土書不著所作歲月然先生明年見范公而范公他日薦先生必以禮論易論明堂定制

圖平土書共獻必同作於此一二年之間　張宗古送先生南歸序其畧曰自周室距今曠千餘載此禮廢絕所以學者各是已見競牽師習故復出泰伯以明其本蓋指明堂圖也

是年入京贄見宋修撰李修撰聶記注葉集賢諸公皆許可宋公庠李公淑聶公冠卿葉公清臣也會貢舉罷遂歸

景祐四年丁丑二十九歲

是年往鄱陽見范文正公其書云年二十九嘗遊京邑彷徨而歸又黜鄉舉其後范公與先生書云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則知先生是年鄉舉不利而往鄱陽訪范公也

寶元元年戊寅三十歳

是年作廣潛書十五篇　命箴　野記　鄧公儀傷辭　緣槩師詩　惜雜詩

按廣潛書自序云歳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

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為十五篇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命箴云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則此箴亦當作於是年
廣潛書云羈栖山巖則野記亦作於是年

寳元二年已卯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夢大雨震所居室有一人紫衣而冠謂之
雷神呼先生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援筆得八句與
之及覺記其首三句頗怪麗後七年以五句足之按
此夢與疑仙序二夢而三一為誕彌厥月之祥二為

神授斯文之印天生賢哲豈虛其證是三夢皆可書

富國彊兵安民三十策按先生以康定二年試制

科則此策必作於是年

康定元年庚辰三十二歲

是年得男參魯　有上江職方書　又往越州赴范

高平公招故有登越山詩按丁亥年先生作亡室墓

誌云一男參魯僅毀齒蓋自庚辰至丁亥凡八年故

曰僅毀齒也

按先生上江職方書云行年三十餘近訪吴越而歸

曰三十餘則當在是年曰訪吴越而歸則訪范公也

江公鎬實元元年以職方守盱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慶歴元年辛巳三十三歲

是年作建昌軍集賢亭記　修麻姑殿記　麻姑山

仙都觀修三清殿記　梓山院修佛殿記　上吴舍

人王内翰富舍人劉集賢慎殿丞書　日出詩　感

事詩　和慎史君出城見梅詩

按集賢亭記序曰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孟秋告成郡人李覯為記三清殿及麻姑殿記皆是康定年號梓山佛殿記亦云康定二年秋九月則是數記皆作於康定未改元之前也上慎殿丞書蓋慎公鉞其時以殿中丞守盱江此書當作於未入京之先

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書蓋吳公肅王公堯臣富公弼劉公敞其時皆居朝此書當作於入京

之日然足年郡舉先生應茂材異等科有旨召試故入京上諸公書又寄祖祕丞無擇詩歷序應科本末則云憂愁經歲是先生留京一年也

慶歷二年壬午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試制科得召第一長沙蕭注與先生書云昨偕弟英求舉於京師聞足下應賢良預第一召試未有不心思目願欲識其面者　秋七月試制科不第歸過南康見郡守祖祕丞

按皇祐類稿與祖祕丞詩云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又曰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是先生留康廬日淺而歸興濃矣

是年又有寄小兒詩　送余疇若序　與章望之祕校書　與楊屯田書楊文公億之子　麻姑山賦　寄周寺丞詩　惜才詩　送侯殿直知吉州詩

按寄小兒詩注云此兒纔三歲蓋庚辰得男至壬午恰三歲送余疇若序寄周寺丞詩蓋周夔以是年宰

南豊請余疇若南豊主學故先生以序送其行楊屯田其時守筠州故有書與之麻姑山賦乃述高臺層瑤繚垣築粉之美必是修麻姑殿後所作當在是年

送侯殿直詩曾得滁州在故鄉按國史歐公以慶歷二年知滁州此詩之作亦當在是年也惜才詩恐亦是作於下第之後

慶歷三年癸未三十五歲

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　慶歷民言三十篇　作

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　撫州菜園院記　雪中贈柳枝及柳枝答詩　寄周寺丞詩　送錢寺丞知白州詩　三賢詠　上蔡學士詩　寄祖秘丞詩

按先生集所為文名退居類稿云自弱冠迨今十五歳得草稿二百三十五首類為十二卷是年冬至日南康守祖無擇為先生作序則知先生是年下第退居既集退居類稿又有周禮致太平論焉其後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則

實作於是年也　上蔡學士書言鄒子房事蓋蔡公以慶歷三年為諫官此書亦作於是年　周寺丞夔時為南豐宰餞寺丞得臣時以南城宰知白州故先生有詩送之　又寄祖祕丞詩云郡守方仁賢學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談經藝余襄公薦章云下第退居四方生徒從之講習鄧溫伯云慶歷三年南城始詔立學先生為之師四方來學嘗數百人則知先生以是年退居于家故郡守請主學事　柳枝詩

蓋因是年二月入京遇雪而作也

是年中女生按丁亥年先生作陳夫人墓誌云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蓋中女之生在是年也

先生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而内治七篇居其首其畧曰内宰以陰禮教六宫六宫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是在王宫者不可不知禮也余按此篇三歎成王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精神心

術盡在於是使先生之志獲行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豈特王河汾能言之惜夫其不果也

先生作慶歷民言三十篇開諱而下言言藥石字字規戒先生斯時無官守言責少露梗槩一二年間杜富韓范歐余王蔡君明臣忠三陽道泰公既不能為三諫之詩以効君謨又不能為濃墨之頌以効石介雖在畎畝惓惓忠赤不能自已作為此篇天子聖明匆蕘博採持此上聞言者無罪四十二年之治實嘉

賴之故祖無擇曰真醫國之書爾

慶歷四年甲申三十六歲

是年上富公范公書　作麻姑山真君殿記　李子高墓表　陳伯英墓表　寄祖祕丞書　除夜感懐詩　南塘觀魚詩二詩並次陳殿丞肅韻

按上富范書蓋獻慶歷民言及言國事故也

李子高墓表云卒於慶歷四年則墓表想亦作於是年

陳伯英墓表云吾嘗銘陳仲溫之葬其子漢公字伯英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仲溫乃先生之伯丈伯英乃郎舅也仲溫之葬在壬申年伯英以甲申年死故曰後十二年則墓表亦當作於是也

寄祖祕丞書云教道亦難行徒以鈎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蕪穢先生此言蓋因上蔡學士書言鄒子房事鄒因誣織先生同入郡圄其事既白先生乃棄學事而復家居也

慶歷五年乙酉三十七歲

是年有與胡安定書　寄祖祕丞詩　南城縣廳記

處士陳君墓誌銘及祭文　白石暹師塔銘

按與安定書云康定初錢塘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

途曽寫書今又四年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余襄公薦先生于朝其章畧曰李覯博學通識

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

閩中名士黄通以書與范文正公曰李覯生聖時三

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學其智識材術疑三代英靈復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曁應詔來都下今副樞富公諫省歐陽公紫微余正言三班田紫微淮南祖提刑皆當世之名儒莫不競造其門而優禮之若吾公者知泰伯為最深惟其知之也深故嘗有論薦泰伯之心

慶歷六年丙戌三十八歲

是年作長江賦　集皇祐續稿作序　足成夢中春

社詩　上王刑部書　次王刑部遊麻姑山詩　及唱和詩序　傅代言墓表

按先生乙未年再上富公書云慶歷四年以書言南方事後二年作長江賦則此賦當作於是年　王刑部乃漕使逵也　是年游信州作弋陽縣學銘　聞女子瘧寄詩　弋陽縣堂北見夾竹桃海棠二詩　題靈陽宫龜峯精舍葛陂懷古詩　逢何道士詩

按先生皇祐三年作新成院記云前此予歸自信又

云既去五六年自此年至皇祐三年約五六年則游信必在是年若銘若詩皆作於在信之時也

慶歷七年丁亥三十九歲

是年作禮論後語　刪定劉牧易圖序　宋屯田延平集序　亡室陳氏墓誌　處士饒君墓表　建昌知軍廳記　景德寺重修大殿及造彌陀閣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小女詩　海南編集　題韓偓詩後　答黃漢傑書

按禮論作於明道元年而後語云吾為禮論後十五年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以吾為好怪則禮論後語當作於是年删定劉牧易圖序論見於答宋屯田書亦當作於是年　宋屯田延平集葢因入閩訪福帥蔡學士路經昭武而作也宋屯田咸字貫之時為延平倅假守昭武　海南編詩因宋屯田見示海南編而作題韓偓詩後因游閩而作　答黃漢傑書以漢傑貽書言景德寺記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故先生答漢傑書云覯排浮屠

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年近四十而
輙渝哉惟漢傑覯厥二記不甚熟爾吾於此言乃責
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先生言年近四十則此書當
作於是年
是年夫人陳氏卒按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再娶饒
氏不知娶於何年
慶歷八年戊子四十歲
是年中女子死有哭女詩云妻死女已病踰年成二

喪曰踰年者蓋去年陳夫人卒今年中女死也冬十一月作建昌軍儀門記　太平寺浴室記　寄祖祕丞詩

皇祐元年己丑四十一歲

是年作宋中舍及江夫人墓碣銘　送李山甫詩

是年范文正公薦于朝其章畧曰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

四篇編為十卷繕寫上進乞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許令便養

皇祐二年庚寅四十二歲

是年作周醫博墓表　迴向院記　謝官表　謝范資政啓　怡山長慶寺詩

是年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薦于朝其章曰臣去年録進李覯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一卷今朝

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作再錄上進乞加天奬以勸儒林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誥詞云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行修正誠如薦章特以一命及爾其益進于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

皇祐三年辛卯四十三歲

是年作廣文陳生墓銘　承天院記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　新成院記　送知軍曹比部移之虔

州詩

按盱志曹公觀以皇祐三年守盱此詩當作於是年

是年丁母鄭夫人憂十二月葬于先府君墓東南隅

實建昌鳳凰山之麓按墓誌云方謀扶親西遊夫人

許之未及行而遭大故

皇祐四年壬辰四十四歲

是年集皇祐續稿八卷作序　刊行周禮致太平論

十卷　上孫觀文書　酬陳屯田詩

按續稿序云行年四十四疾疹時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又云慶歴癸未録退居稿後三年復出百餘篇當在是年上孫觀文書葢是年儂志高寇廣西孫觀文沔持節討之先生寄書陳利害十事孫公荅書云示教民病非留心博愛何以及此　酬陳屯田詩云封豕長蛇戰嶺南葢指儂寇也此詩亦當作於是年

皇祐五年癸巳四十五歲

是年著常語上中下三卷　承天院羅漢閣記　栢林溫氏書樓記　傅進士墓銘

皇祐六年甲午四月改至和元年四十六歲

是年除鄭夫人服　作常語後序　袁州學記　清話堂詩　送嚴介序　聶夫人徐夫人張都官墓誌

袁州雜詩三首

先生作袁州學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天下號為三絕其學記畧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天

下治則撙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

臣死忠為子死孝詳味斯言此豈特為袁州學校重

且將為天下國家重故曰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乎　袁州雜詩郡守祖無擇皆賡其韻　清話堂詩

蓋與周伯達宿景德寺而作其詩云無限中心不平

事一宵清話又成空遂目其處為清話堂且題八句

云

至和二年乙未四十七歲

是年寄富公書并長江賦一首皆論東南利害 寄祖祕丞詩 送春二絶 送陳司理序 江屯田墓誌 陳都官墓碣銘 鄒夫人墓誌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銘

至和三年丙申九月改嘉祐元年四十八歲

是年有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嘉祐二年丁酉四十九歲

是年國子監奏乞差太學助教李覯充太學説書旨

令赴太學供職按奏劄云雖因名儒論薦命試一官

未沾政禄而養道丘壑欲望朝廷差充太學說書冀

有裨庠序風化

嘉祐三年戊戌五十歲

是年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作太學議一篇

景德寺修院記

按誥詞云爾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為

冠自佐學政逾年于兹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

業以為博士之職莫宜於爾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如故旨令詳究太學制度故有學議
嘉祐四年己亥五十一歲
是年權同管勾太學蓋因胡瑗以病告假故有斯命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旨給假一月先生遂歸八月辛于家十二月祔葬于鳳凰山府君之塋按陳次公作先生墓誌云臨終無他言惟執次公手以明堂圖為託三禮未成為恨是先生又作三禮論未

成而絶筆也

盱江集卷一

宋 李覯 撰

賦

長江賦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觸以齧以斷以掘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為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焉我頂吳焉我腹淮我之腋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其欲萬山

崔崔將褢將束如兒童之見犇馬縮頭斂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漆黒誰為風師誰為水伯不軌不法無别無識風兮何聲水兮何形前雷後霆氷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況乃遠而行客孰不椎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沈泉退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蟜蛇黿固執殺生之權蝦蟹瑣瑣猶或賈勇而爭先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母君師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閒幸而

免者蓋有之矣不幸而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觽聲相繼豈非利欲之牽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荆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産物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冶官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孰賢孰才貪哉鄙哉重裝疊載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東海不啻如蟣蠓之浮杯喝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府天下無道則姦雄所處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故周之衰也有吳有楚漢之亂也曰策曰權琅琊因

之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衍迄于霸先自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苻堅雖歷數之有在亦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寶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而幾年臣聞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薄蝕在乎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為伏惟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唯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

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諸夏内也為腹心夷狄外也為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備胡而陳勝起事唐戍蠻而龐勛肆毒覩其土崩之由誠可為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古詩之流賤臣不獲言于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為太平之草木蒙雨露兮千秋

麻姑山賦

巍乎高哉兹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

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崒嵂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奇怳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瑶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窓或溫而凉況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壓衣飛蚤虱其或黷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

則曚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羣戲風舞羽蹁蹁老猨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圜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𫋇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朮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

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
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
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寘寞
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疑仙賦 并序

覲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顏太師真卿有記存焉
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趾迹相附著在人口吻吾母

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及覯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閒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為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慜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辭雖未善顧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

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異於彼宜無害賦曰

噫噫仙乎為有為無為天之居為地之廬為山之國為水之都為古為今為智為愚為崇為卑為肥為臞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緊我之生卓犖瓌怪地氣殊絕神休合會導愚心之趨驟犯古人之畿界攀或無高博或無大戲鈞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意靈物之所右幸速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青春走兮素髮催

衒金丹而不售撫道殣而衒哀然則何為而生何為而來已矣夫嵩高降神生申甫收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吽嗁江南為逐客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若在金銀宮歸去來兮誰阻隔

盱江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㮣

盱江集卷二

宋 李覯 撰

禮論七篇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于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禮論第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

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别名也是七者盖皆禮矣敢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饑渴存乎内寒暑交乎外饑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髪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為飲食蓺麻為布繰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

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為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為宫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斵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别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為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於是

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為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為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為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脩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

祭祀既脩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别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温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於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

別而異之温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同生於人而輔於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

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之氣分而為律呂因六律六呂作為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為五聲因其五聲變而雜之以為八音或為歌詩或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䇾爰及干戚羽旄以導人之和心以

舞人之手足小大有所終始有經倡和有秩節奏有差
詘伸俯仰必有齊也綴兆行列必有正也宮軒特縣各
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
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
一支樂著矣出號令立官府制軍旅聚食貨號令所以
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所以待不虞食貨所以
贍不足是故為之符璽節旄以信號令為之掾屬胥徒
以備官府為之甲冑五兵以成軍旅為之井田賦貢以

與食貨為之城郭溝池所以限内外也為之度量權衡所以平多少也為之書契版圖所以窮變詐備遺忘也為之圄犴桎梏所以嚴推劾禁姦逸也官各有守事各有程先後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平天下之民以躋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或以鈇鉞或以刀鋸為大辟為宫為刖為墨為劓為剕為鞭為扑為流為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地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禮之

三支刑行矣夫所謂禮者為而節之之謂也是三者其自成乎果有為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者乎苟不為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音之虡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經倡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詘伸俯仰不齊也綴兆行列不正也縣之面不殊也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以見樂哉不為也不節也則號令不出官府不立軍旅不飭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屬胥徒不備甲胄五兵不成井田賦貢

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權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囹犴桎梏不嚴官無其守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儉如此則何以見政哉不為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侵有罪不刺鈇鉞無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贖皆無其法輕無其等重無其常用之無其地決之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由是而言故知三者果有為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為乎飲食衣服宫室𥶡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

容死喪祭祀而節之者既謂之禮矣爲乎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旄掾屬胥徒甲胄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契版圖囹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贖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支也而强其名者也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温厚而廣愛者仁也

斷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饑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矣達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横死矣此温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君為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為臣焉守職事死干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别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興廉

讓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為衣食起宫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窮矣築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傅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能謀者也智之道也號令律式以約民心蔑有欺矣祿位班次以等賢愚蔑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矣百官不

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必果而天下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百畝之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悌以養老病正喪紀以藏其死脩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正刑法為衣食起宮室具器皿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紀文書築城郭治軍旅親師傅廣學問為號令律式禄位班次車馬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者謂之非

禮可乎旣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也

禮論第四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為法則曖

眛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為棟梁小者可以為榱桷不以為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樕同安得為棟梁榱桷也温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胷之内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

聖與賢其終一也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楊雄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人可以為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為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為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學

者為固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請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敢問其目曰奪其常産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饑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為哀人之困憲章煩〔？〕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為愛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

不知喪葬而收斂骸骨以為惠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為共人之患謟諛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謙讓君有過失而不能諌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攻人之短以為强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為己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義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

治人齊師旅以禦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為姦詐巧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辯等守職業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因循顧望以死兒女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本者矣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夫

夷蠻戎狄荒淫靡曼之音雜其倡優軿以子女諧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類者非禮之樂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為明察或悲哀怯愞容貸姦宄以為慈愛或急征横賦多方掊索抔聚畜積以為强國或時起土功毆人為卒用於無用以為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或為轘裂鼎鑊炮烙葅醢剥面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之刑也曰予所謂禮者為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為之者乎豈盡無其

節乎曰夫所謂為者先王之為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為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先王是皆妄為也妄節也君子不以為禮也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禮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别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用然首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咸統於禮歟譬諸孔門四教曰文行忠

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咸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支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

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鄭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為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為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豈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决疏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曰節之者義之性也義斷决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饑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

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憂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實不能該禮之本但隨章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於戰國

之時呂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罷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觀其象不知其意因謂禮有質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有變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為于偽反也此之所以作

而變者復何以哉苟禮之所之止於冕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瑣瑣有司之職耳何聖人拳拳之若是乎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曷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言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

言也子何咎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而為一敢問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子之志也或曰前所謂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政則謂之文而强其名仁義智信則止

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物與禮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樂之物也號令官府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剕鞭扑流贖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賔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强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有法制然後

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

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列之何謂也曰因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遑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奚有害於事哉曰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子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

言哉

禮論第六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觀之則禮樂之比隆競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曰彼以禮為辨異樂為統

同推其象類以極于天地之間非能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辨異而已哉樂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濶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

是亦教人者之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楊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

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耳辭讓者義之一節也又淳于髠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孟子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所聞為禮以己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
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
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
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
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
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
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
三年也所謂理者為君亦斬衰三年也若兹二服與父

在為母齊衰扶杖面垢不墾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

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幷謂之周禮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廢義得之

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或曰曲禮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

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

禮論第七

或人敢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揚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罷取象信自伏羲神農黄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黄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黄帝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黄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於册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囊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

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盖成王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太平者周公之為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徹而用之凡制宫廟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飾率傚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

則當賜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曽子曰如之何曽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逹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

僭上旣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畒草創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繼立齪齪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黄老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所從也武帝聰明特達𢹂袂而作

聘賢良尊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宫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駮雜浮屠亂法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决明皇親見禍亂心思矯正而興起老

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意兵食鑾輿展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閒以譏賊以紊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為封禪

事斯禮也葢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廵至於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朞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

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廵狩廵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蟄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黄帝曰顓頊曰帝嚳

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吏吾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封又稱申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

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
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
數君訛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闢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
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
為意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辟
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
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
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

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禮論後語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為好怪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内而競諸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嗚呼章子有耳目邪抑矇且聵邪有則奚不視吾文聽吾言吾之論則曰

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茲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𣶘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

豈嘗使人為禮不求諸内而競諸外邪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為禮之實邪章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為内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内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由於内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内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

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

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内者也聖人會其

仁義智信而為法制固由於内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

義亦内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

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

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内也下愚雖學弗之

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邪何憂乎終之必亂邪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非禮者乎章子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言也聖人之於禮其言蓋參差言其大則無事不包言其小則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職題曰周禮以該之言其大也其次則曰禮典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射御書數並焉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說曰走百步外以救人隕溺難也趨百步外以

揖人易也趨則爲之走則不爲之矣已後鄉人一日之生拜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聞其急難則不爲之死矣是仁義難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蹈於水火之中已將救之而父在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列禮也如妻蹈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與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固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鬬則不救有嫂之嫌也此禮之

易者固勝義也鄉人之長者鬬於兄救兄不勝則佐之鬬是禮不勝義也嗚呼章子以揖拜為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章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章子方區區以救隕溺死急難為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隕溺必救見急難必死吾懼章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獲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没三年尚不忍改其道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鬬則不辯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鬬則以嫌而不救懼失禮也妻蹈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兹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為也章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

在内者喪哀祭恭忠君孝父盖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

悖矣人不知而不愠謂之君子吾不得已而申之者為

其惑衆也吾言止是矣章子雖復言吾不愠也

盱江集卷二